

文化视点

故宫打造

“零废弃博物馆”

据北京日报,日前,故宫通过官微呼吁,号召参观者一起参与“零废弃”项目,力争两年内打造国际领先的“零废弃博物馆”,今年故宫实现80%以上可回收物回收。

故宫宣传环保理念,从“古”说起。早在宋代,就已有纸张回收的概念。纸张再生也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技术。现存文物中有一卷北宋乾德五年(967年)的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用的就是“还魂纸”。

今年1月16日,“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故宫累计收集可回收物超过2.6吨,其中包括箱板纸1854公斤,纸张96公斤,饮料瓶649公斤,金属罐30公斤。

国家大剧院

线上古典音乐会

点击量破4亿

据中国新闻网,国家大剧院“声如夏花”线上系列音乐会第九场“四季留声”日前如期而至,继续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同步播出。

本场音乐会主题为“四季留声”,上半场由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吕嘉执棒,周阳、陈思军、刘晓昕和姬晶晶四位音乐声部首席担纲独奏。

网络文学创作者

实行实名注册制度

据新华社,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要求规范网络文学行业秩序,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

通知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文学内容审核机制,强化内容把关职责,支持优质创新内容,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两种宋本《管子》,命运各不同

专家精解



□ 巩国国

《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又因其“道约言要”受到历代学者和政治家的重视。

今本《管子》最早由西汉刘向编订。宋代《管子》开始出现刻本。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一是南宋初年浙刻本(上图)。

现存《管子》最早刻本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是现存《管子》最早的刻本。勾勒一下宋浙刻本《管子》的轨迹,大致如下,先后经过文证明、王宠、文伯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等收藏,最终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一版本的《管子》,每半页12行,每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注文为双行小字。首列杨忱管子序,次列管子目录,次列刘向进书序,书后有张嶬《读管子》一文。

书中,钤有若干名家的藏书印。这些藏书印,展示了该书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历史轨迹。其中,扉页4个,书前《管子序》首页23个(左下方1个不能辨识)。

说到孔子形象,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各地孔庙大殿,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供奉的孔子像,头戴旒冕,正襟危坐,犹如古代的帝王。

汉代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



嘉祥“何氏画像”残石

□ 杨爱国

说到孔子形象,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各地孔庙大殿,如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供奉的孔子像,头戴旒冕,正襟危坐,犹如古代的帝王;也可能想到在景区或一些建筑门外,孔子做迎宾状立像。

孔子像是汉代艺术中最常见的历史人物形象,不仅在他的家乡山东有,远在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内蒙古的墓室壁画和陕北的画像

该书上的藏书印,较早的是文证明的“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竹坞”以及王宠的“辛夷馆印”“古吴王氏”。文证明为明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其玉兰堂多有宋元善本。

清初,浙刻本《管子》为著名藏书家季振宜收藏。季振宜号沧葦,有《季沧葦书目》,又名《季沧葦藏书目》,《季沧葦藏书目》之“延令宋板书目”著录“《管子》二十四卷,四本”,即为国图藏本。

季振宜的藏书,很多是来自钱曾的述古堂和毛晋之汲古阁。陆始典曾在康熙五年(1666年),以宋本《管子》校勘刘绩《管子补注》本,所用的宋本《管子》,也就是毛氏汲古阁购自锡山华氏的,“毛斧季以善价购得锡山华氏家藏宋刻《管子》,钱遵王贻余此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过,颇多足正。”

季振宜于清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去世后,家境日渐萧条,藏书也随之散失。季振宜的藏书,有的被徐乾学传是楼收藏,宋浙刻本《管子》也在其中,所以书中有“乾学”“徐健菴”藏书印。

清嘉庆年间,宋浙刻本《管子》由黄丕烈购得。黄丕烈又根据影宋抄本订正了第六卷中的抄补伪刻之页,并重新加以装订。该书跋文记载:“伪字(1804年),余友陶澐辉霏于都门,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口黑,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值一百二十金,毫厘不可减。”

黄丕烈晚年,藏书陆续散失,他的藏书很多又被汪士钟艺芸书舍收藏。汪士钟官至户部侍郎,家资雄厚,广泛搜求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收之书。黄丕烈士礼居收藏的两种宋本《管子》,后来都被汪士钟获取,并著录到《艺芸书舍宋元书目》的《宋板书目·子部》中。

此后,宋浙刻本《管子》又被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国图藏宋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收藏时间长达近百年,书上有瞿氏四代人的藏书印。

宋浙刻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期间,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大藏书家傅增湘,曾经有机会一睹风采。傅增湘所著《藏园群书经眼录》中,专门记下自己所见:“《管子注》二十四卷,唐房玄龄注。宋刊本,半页12行,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刊工姓名。”

宋浙刻本《管子》卷首以及书末戴望之跋文后,有“绶珊经眼”白文方印,这是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王体仁的印章。

宋浙刻本《管子》还钤有陈澄中的“郁斋”和“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藏书印。陈澄中号郁斋,家资巨富,喜收藏,尤好宋元善本及古碑帖,与周叔弼并称“南陈北周”。

事实上,除原本外,浙刻本《管子》还有影抄、影刻、影印本传世。影抄本属黄丕烈的士礼居旧藏,如今保存在上海图书馆。影刻本原来仅有前12卷,黄丕烈根据自己所藏宋本影抄补足后12卷。

影印本则先有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后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中华再造善本》依原本尺寸双色印刷,让更多的爱书人有机会一睹这一珍本原貌。

墨宝堂本流落海外

《管子》的蔡潜道墨宝堂本,刊行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载:“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双行二十八字。卷一后有‘濯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木记,卷末有‘濯源蔡潜道宅板行绍兴壬申孟春朔’牌字二行。”

墨宝堂本《管子》传世稀少,到清代时就已经成为孤本。苏州任蒋桥顾氏收藏时,就已经有数卷缺失。黄丕烈曾经借阅此书,并这样描述:“《管子》世鲜善本,往时曾见陆叔先小字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濯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

到清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黄丕烈买下了墨宝堂本,并根据陆始典校本,补入了所缺部分,书后有跋文详细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十三

至卷十九,任蒋桥顾氏藏书也。二十年前曾借校之,其佳处实多,因中有缺,心甚有歉,未敢全美。……近日宋墨宋刻子部并归他人,重忆向所未惬之本,遂从顾氏后人归之,而中所缺卷,余故友小读书堆陆叔先校本,亦向伊后人借旧据补。陆叔未记行款,兹就余所收宋刻行款约略为之,未可据也。至于字句之间,他卷多同宋刻,则此所缺而陆校有,宋刻亦应有据,且陆校出毛斧季所藏宋刻,则尤可信。”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历经劫难。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把部分海源阁珍本藏书运往天津。其中,1927年,第一批运去的包括子部、集部宋本秘籍26种,就包括墨宝堂本《管子》。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海源阁宋刊子集6种被运往苏联。罗继祖曾供职于大连图书馆,他说:“当时大连满铁图书馆得其宋本《三谢诗》数种。及全国解放,予服务于旅大市图书馆(前身即满铁),求之不见,则已为苏军攫去。”

根据罗继祖、王雨二家记载可知,墨宝堂本《管子》当年被运往苏联,收藏在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归还。也有人说墨宝堂本《管子》流入日本,比如,王欣夫《蛾术轩佚存善本书录》中,称“蔡本流入东瀛”。

墨宝堂本《管子》流落海外,令人惋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该版本还有一个抄本保存在国内。这一抄本是清代学者陈奂向艺芸书舍借抄的,当时墨宝堂本还没有被海源阁买走。

1956年,潘景郑曾经把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参阅。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录抄本的内容。陈奂墨宝堂本的抄本,如今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宋墨宝堂本的原本,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团队已经在俄罗斯找到。(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教授、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于国鹏整理)

石上也有所见,这种现象肯定是当时社会、思想等方面特点的表现。

迄今所见最早的孔子像出现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该墓随葬的长方形衣镜的外框上绘有孔子与弟子的形象,身旁有他们的传记。孔子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躬身相对而立,位于画面的最上层。弟子形象仅线描身体轮廓,孔子线描之后加粉彩衣服。

在灵帝之前,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韩勒修孔庙后碑》中写道:“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崇圣帷坐,庆席十重。改画圣象如古子。”遗憾的是如古图的圣象究竟是什么样。文字中没有更详细的描述,形象亦早不可见,因在庙里供奉,为单人正面像的可能性很大。

孔子的形象在汉代更多地出现在画像石椁、祠堂、阙、墓、棺以及墓室壁画上。这些为丧葬礼俗服务的葬具和建筑上的孔子形象,和海昏侯墓衣镜镜上的孔子形象的共同点都是侧面像,身体微前倾,做躬身状。不同之处在于人物组合及其方式。

也是侧站立像,但无一是与他的弟子相对而立的,与孔子相对而立最多的是老子和项囊,孔子的弟子则跟在孔子身后。人们把这类画像称为“孔子见老子像”“孔子问礼图”,后者可能与司马迁的叙述有关系。

在众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中,较为有名的是山东嘉祥武氏墓群前石室后壁承檐枋东段上的孔子见老子画像。它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1744-1802年)发掘武氏墓群石刻时发现的,在众多的武氏墓群石刻中,黄易和他的同伴看中了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和武荣碑,先将武荣碑移置济州(在今济宁市)明伦堂,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将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运来,与武荣碑放在一处。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上没有项囊,而是孔子带一个弟子拜见老子。这幅画像与其他画像石上孔子见老子画像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多是独立成行,不与其他故事同处一行,而新津石棺上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两侧分别是“东海太守”故事和“神

像石上的孔子形象虽以孔子见老子为多见,也不尽然,其他故事也偶有所见。如山东嘉祥“何氏画像”残石。画面上有一个屋里跪坐击磬,左上方榜题“孔子”,磬上方二人端坐,下方二人跪拜。

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虽以孔子见老子为多见,也不尽然,其他故事也偶有所见。如山东嘉祥“何氏画像”残石。画面上有一个屋里跪坐击磬,左上方榜题“孔子”,磬上方二人端坐,下方二人跪拜。屋右边一人,手捧一圆形器,回首向后,讲题“何氏”。

汉代文物上有这么多孔子形象,它们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条未载“孔子徒人图法二卷”是否有关?由于后者失传,已找不到确切答案。学者们推测,应是一定关系,不然孔子见老子画像的表现形式不会高度相似。

孔子见老子画像在汉代画像石和壁画上出现最多的历史人物故事,因为出现之多,加上孔子与老子名气之大,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不仅著文研究,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还专门出版了《画外之意——汉画像孔子见老子研究》,专门研究汉代画像上的孔子见老子。故事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见解各异,诚如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所说的那样,资料尽情猜想。

(作者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健身全民 公益公信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京台高速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起自京台高速公路与济广高速公路交叉设置的殷家林枢纽互通,终点为京台高速与青兰高速交叉设置的泰山枢纽,全长54.071公里。路线按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改扩建,设计速度为120km/h,整体式路基宽度42.0米。